

第四届腾讯原创文学大赛
悬疑推理区重磅获奖作品

记忆 的 尖叫

双成/著

重磅
获奖作品

古镇，童谣，囚禁……

尖叫从记忆深处呼啸而来！

别回头，有人在找你……

深度悬疑，
让你过足提心吊胆的瘾！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记忆 的 尖叫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记忆的尖叫 / 双成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0. 8

ISBN 978-7-219-06995-0

I. ①记… II. ①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1247 号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袁 铭
责任编辑 袁 铭
责任校对 唐柳娜
美术编辑 王 霞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42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8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995-0/I·1288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一 有人在找你 / 1

钥匙插进锁孔，转动，轻微的咔嚓一声，仿佛有记忆的脚步声从遥远的岁月深处迤邐而来，声声断断，有木棉花在风中坠落的声音。

门开了。

1 时间静止的小镇 / 1

2 明裳 / 6

3 酒吧魅影 / 11

4 SD人偶 / 15

二 真心话和大冒险 / 21

仿佛有人站在极高的云端，用一种冷静的目光俯视这世间，俯视她身边倒下的人……审判式的冷静。

5 侍者沈陌 / 21

6 罗浩之死 / 26

7 梦游 / 36

8 水晶阁 / 42

9 黑鬼 / 49



三 走不掉了 / 57

方才只是一场梦，是罗浩找她——是她欠他的。夜久低一低头，真的有眼泪落下来：是的，她欠他，她走不掉了。

10 交易 / 57

11 葬礼与承诺 / 66

四 执念如伤 / 75

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他……他为什么会来找她呢？难道他的执念，竟然是一直都记着学生时代的自己？

12 邓燕儿 / 75

13 寻找 / 83

14 沈阡 / 90

15 南城三中 / 96

16 画 / 102

五 下一个是谁 / 107

夜久的脸骇然变色，她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原来并不是。所以她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：“所以……所以我一直都担心，下一个，是你。”

17 死亡 / 107

18 记忆 / 116

19 下一个 / 120

20 催眠 / 125

21 相忘于江湖 / 130

22 梦中的铃声 / 137

六 空无一人 / 144

沈陌也笑：“如果是古龙的小说，那么我推开这扇

门，只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乱箭飞来，另一种是空无一人——”边说边推门，门一开，笑声戛然而止。

23 相框 / 144

24 连环 / 150

25 老人 / 153

26 囚禁 / 159

七 日记本里的秘密 / 166

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时候明裳已经来到机械楼下，仰面看去，只看到他生命里的最后一秒。

她不想他死，可是她痛恨被要挟。

27 实验记录 / 166

28 出租车 / 172

29 医院 / 178

30 夏时 / 182

31 苏醒 / 192

八 没有名字的怪物 / 198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某个地方，有只没有名字的怪物。怪物非常非常想要一个名字。所以怪物就踏上旅途，去寻找名字。

32 童谣 / 198

33 晚上 / 202

34 再次催眠 / 208

35 新年 / 213

九 尖叫的灵魂 / 219

年少时候的伤口这样地深刻，多少年以后翻开来看，仍是鲜血淋漓的惨然。

- 36 S市 / 219
- 37 精神病医院 / 226
- 38 苏南 / 231
- 39 医院之夜 / 242

十 缺席的被告 / 249

她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，有时候会毁了一个孩子的一生。

让一朵花，还没有开过就枯萎；
让一只鸟，还没有飞过就折了双翅。

- 40 韩宇 / 249
- 41 夏时·罗浩 / 257
- 42 脱身 / 266

十一 等待最后一刀 / 273

她想起上火车去S市的那一幕，身后那个倒下的人，是不是说明真的有人要杀她呢？

谁要杀她？

- 43 连环之死 / 273
- 44 非死不可 / 279
- 45 凶手 / 284
- 46 分别 / 292

十二 我知道是你 / 299

明裳的嘴动一动，沈阡离她最近，所以也听得最清楚，她只说了五个字“我知道是你”。咬牙切齿。

- 47 寻人 / 299
- 48 是他 / 304
- 49 尾声 / 313



— 有人在找你

钥匙插进锁孔，转动，轻微的咔嚓一声，仿佛有记忆的脚步声从遥远的岁月深处迤邐而来，声声断断，有木棉花在风中坠落的声音。
门开了。

秋风渐冷。我坐在电脑前面打下这一行字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某一个下午，我们经过操场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金光闪闪，而地面的阴影，长长短短，欢快地跑过去。

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，就连我这个故事，也终有一天会变成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就像这个世界曾经遗忘过的每一个人一样，他们终会被遗忘，我也会被遗忘，她也一样。

这时候风从窗户外面吹过，草木萧森，天凉秋好。

1 时间静止的小镇

年末，夜久坐火车从广州返回南城。

天气冷得人瑟缩着，从车窗看出去，铅灰色的云压得低低的，

好像就垂在人的头顶一样。途中有几处地方下了雨，空气里阴沉沉地泛出泥土的气味，有嫩芽伺机破土而出，蓬勃生长。

下车的时候雨已经停了，夜久深吸一口气，抬头看去，天色阴郁，像是谁家孩子哭泣的脸。

从火车站出去，路有些窄，踩在地上，鞋上沾了泥泞。的士司机赶忙迎上来问：“靓女坐车？”“坐车？”“到哪里？”人的脸凑到眼皮子底下，黄的面皮，黄的牙齿，说同样的话，像是回音。

夜久一路摆着手，从人群里穿行，直到跳上公交车。

小城的公交车很旧了，透过满是灰尘的车窗，可以发现这是个疲倦的城市，人和建筑物，还有路边的树，都呈现出一种死灰般的沉寂。

离家几年，这里还是老样子，夜久这样想。车子拐一个弯，忽然大片的红迎面扑过来，像是凝固的鲜血。过于鲜艳和刺激的颜色，猛一看到，夜久眼睛酸涩，几乎落泪。她用力揉揉眼睛，顺口问坐在身边的女孩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是南城三中新校区，去年才落成呢。”年轻女孩热心地解说道，“在外面打工？很久没回来了吧？”

南城小，没有大学，工作机会也少，每年都有很多人出去，读书、打工、定居，一年回来一次，或者几年都不回来一次，像夜久这样方言地道、问题奇怪的人并不少见，夜久朝她笑了笑，算是作答。

车子前行十余分钟，停到第七个站，夜久跳下车，转过几条小巷。巷子幽长而安静，戴老花镜的老人坐在门口纳鞋底，夜久有点恍惚，像是掉进了时光的淤泥里——她小的时候这个老人就是这样安静地坐在家门口，戴着眼镜，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。一样的位置，一样的姿态，连眼角的皱纹都未见得多上一丝，时间失去效力，她就好像一个千年的老妖怪守在那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忽然抬头，露出狰狞的真面目。

夜久从心里觉察到一丝恐慌，她快走几步，进了一个院子，上楼到第三层。钥匙插进锁孔，转动，轻微的咔嚓一声，仿佛有记忆的脚步声从遥远的岁月深处迤邐而来，声声断断，有木棉花在风中坠落的声音。

门开了。

屋里没有人，静，外面传来鸟鸣的声音。

夜久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，满屋子灰，墙上的钟早停了，偌大的房子就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一时长，一时短，让她的心脏在瞬时感觉到痉挛——这个房子像个被人抛弃的玩偶，它默不做声地在暗处注视她，默不做声地表达自己的怨怒。

她努力笑一下，但那笑容实在勉强。

这原本应该是她最熟悉的地方，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陌生和疏离？她把钥匙放在茶几上，然后看到烟灰缸下的留言条。

像是从某个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，放得久了，边角旧得呈白黄色，打着卷，上面的字却还清晰，是用纯蓝墨水写的，字很大，笔画粗疏，明显是母亲的笔迹：

“阿九，明裳在找你，这是她留的号码：566545321。

母/字”

没有注明时间。

阿九是她的小名，她并不是排行第九。她只有一个哥哥，旅居加拿大，已经将父亲和母亲接出去了，她这次回来，是因为新年的缘故。

南城的习俗，如果家中有老人过世，那么这一年过年必须有人在老家守新年。夜久的爷爷年初过世，父母和哥哥嫂子都在国外，所以只得差她回来。



她看了半晌，留言条旧成这样，可见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怎么电话里从来没听母亲提起——可能是忘了，母亲的记性一向都让她头痛。夜久想起母亲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勾出一个浅的笑容，又想：倒不像是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没有这么长的，难道是QQ号？奇怪，怎么不留电话号码呢？虽然电脑已经很普及，但是对于老一辈人来说，还是电话更能引起重视。

夜久的背包里倒有笔记本电脑，但是家里久无人住，自然没有开通宽带，电话也停用很久了，没办法上网。

——都等明天再说吧，她对自己说，顺手将留言条对折放进口袋里。

美美睡了一觉，起床的时候是下午两点，随便弄了点吃的，夜久换套衣服出门。

快过年了，买年货的人很多，街面不算繁华，但是来往的人还是不少，其中老人和小孩最多。也有穿着时髦的年轻人，神态中满是好奇，一看就知道是从外面回来的，还没有来得及融进家乡的味道。临街的路面上挤满了卖小玩意的商贩，也有烤羊肉串的，烟熏火燎，香气热辣辣地直往鼻子里蹿。

夜久去电信局开通电话，又去超市买生活用品，超市的灯光太过明亮了，柜台明晃晃的直刺眼睛。她挑了泡面、饼干和青菜丢进推车，超市里正在放音乐，歌声婉转低回，是朴树的《那些花儿》“……她们都老了吧，她们还在开吗，我们就这样，各自奔天涯。”歌很好听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种阴恻恻的味道，整个南城都让她有这种感觉，也许是天冷的缘故，夜久跺跺脚。

“阿九！”

夜久以为是自己幻听，因为并没有什么人知道她回来，可是那声音无比真切，而且无比熟悉。一愣神的工夫，喊她的人已经

追了上来，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红色大衣，深棕色小羊皮靴，长发扎成马尾，人长得很漂亮，眼睛尤其大，笑容很热情：“真的是你啊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”

是连环。

夜久的嘴唇上扬，也勾出一个轻笑。

连环是她的老同学，性子开朗大方，念书的时候人缘极好，毕业以后在省城工作，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。

连环推了购物车和她一道走，笑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今天刚下火车，就上午十点的车。”

“打算住多久？”

“过完年，出节再走。”这个“节”是指十五元宵，南城的规矩，守新年要守过元宵。

“这么久的假，真好！”

说着话，推车到出口，各自结账，夜久想起来问：“连环，你和明裳有联系吗？”

“明——裳？”连环迟疑地念出这个名字，神情非常奇怪。夜久觉得蹊跷，口中只笑道：“怎么，连你都没联系吗？”连环性格好，联系的人多，是班上出名的包打听，几乎没有她不知道下落的同学，谁知连环竟然点头道：“我还真没她的消息。”

这个回答让夜久大吃了一惊：“她这是跑到哪个老鼠洞去了，连你都找不到——连你都找不到，那还有谁有她的消息呢？”

连环心思一动，转而笑道：“今晚你到蓝夜来，可能能找到哦。”

夜久闻言，眉头一皱问道：“同学聚会？”

连环说：“是啊，大家都好久没联系了，你也难得回来一趟，要找人，这可是最好的机会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，怎么样，来吧？”

明明是明裳找她，最后竟变成她找明裳，说起来中学毕业已

经六七年了，平日里没思量，时间竟过得这么快。夜久低头想一想，问：“几点？”

“时间定在晚上七点，中山路蓝夜酒吧。”

话说得尽了，两人走到岔路，分了手。

2 明裳

蓝夜是南城有名的酒吧。

夜久还在南城的时候就听人说起，蓝夜的灯光很漂亮，DJ也是一流。想不到这么多年没回南城，回南城的第一晚竟要去酒吧。夜久觉得荒谬，一不留神，煮菜的时候多放了一把盐，咸得她够呛。

冬日里天黑得早，到六点已经黑透，一弯月亮挂上来，极淡极淡的银色。夜久习惯性地开电脑上网，接的是电话线，网速很慢，开了几次网页都不顺利，夜久有点气恼，猛地想起明裳留的号码，一查，果然有这个QQ号，名字叫无地自容，个性签名里写：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，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。

他用了一个黑色骷髅头作为头像，近看，两个空洞的眼眶里却荧荧地冒着幽蓝色的火光，像鬼火。

夜久把鼠标移到“添加好友”上，按下去，屏幕上弹出身份验证的对话框，打进名字，鼠标点“确定”，银灰的箭头不情愿地瑟缩了一下，变成一只双头漏斗。

电脑咔咔响了两声，屏幕陡然黑下去，全黑，没有一丝亮光，偌大的房间里只有电脑沙沙地响，像是密密麻麻的虫子爬动的声音。夜久轻微的呼吸声被绞进去，揉碎，轧成粉末，然后吹散，连灰都没有剩下。

仿佛有脚步声，从很远的地方靠近，一声声，真切地传入耳中。

有人在黑暗里无声地笑。

有人在耳后轻吹了一口气。

脖子里麻酥酥地痒。夜久右手抓着鼠标，左手五指蜷紧，长长的指甲深深掐进肉里——疼，她不敢回头去看，她不能呼吸不能呼喊不能动，而诡异脚步正一步紧似一步，一步近似一步。

冷汗从背心蜿蜒流下，冰凉。

一点亮光从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冒出来，变成一丝亮缝，渐渐扩张、扩张……一个人头从亮缝里跳了出来。

一个孤零零的人头，首先是后脑勺，黑压压的发，然后渐渐转过来，一点一点地转，一点一点地清晰，面颊上微黄的肌肤，厚的唇，眼睛出来了，它斜斜地看着她，一抹嘲弄的神色。

再转、转……最后一整张脸突兀地浮现在全黑的屏幕上。

是明裳。

她的中学同学，段明裳。

这么久没有见面，夜久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
她们是中学同学，大学又同校，但是并不是很熟悉——如果足够熟悉，夜久会知道她家住哪里，至少也知道电话号码，可是实际上她一样都不知道。她在毕业以后从来没有联系过明裳，明裳也从来没有联系过她。

彼此相忘于江湖。

而现在，明裳的面容就浮在她的电脑上。时隔两年未见，她仍是极漂亮的，和连环不一样的漂亮。连环的漂亮是热情的、活泼的、世俗的，像春天里的喇叭花，带着晨露，朝气蓬勃；而明裳是夏夜里的幽兰，无声无息，妩媚、妖娆。她比两年前要苍白一点、瘦一点，重重的黑眼圈，嘴唇是桑葚红，夜久一直认为只有特殊职业的女子才把唇涂成这种颜色，但是她知道明裳一定不会从事那种职业，一定不会。

她重新留起了长发，乌黑，繁盛如水藻，绕在她的颈上，一绺一绺蜿蜒，像许多活泼的小蛇。

夜久不知道自己的电脑上怎么会忽然出现明裳的面孔，电脑上的这张脸像是要对她笑，但最终没有。

明裳用一种非常悲哀的神色看着她。

然后黑的眼珠一点一点褪去颜色，深黑、深褐、浅茶、透明……然后变成灰白色呆滞的玻璃球。她的嘴唇在变黄、变黑、变瘦、变干……夜久能够看见她的紧致肌肤怎样枯萎，怎样腐烂，怎样长出白的黑的蛆虫，蛆虫蠕动，就像所有被深埋于地下的尸体一样，屏幕上的脸最后干成一具骷髅，漆黑的头骨，白森森的牙，空洞的眼眶里荧荧地冒着幽蓝色的鬼火。

就像无地自容的头像。

有人在她耳后吹第二口气。

脓血从骷髅的眼洞里流出来，一滴，两滴……落到地上，听得见轻微的啪的声音，像夏夜里结出的灯花。

渐渐流得多了，汇集成河，血河上漂浮着一个人头，有着长长的黑发，但是因为隔得远，看不真切那个面容，可是她知道那是谁——她知道！

夜久呆坐在那里，嘴唇青白。

“我在遥望，月亮之上……”手机忽然响起来，这样高亢的歌曲在静谧的空间里简直震耳欲聋。夜久像是从幽冥之地被带回人世，忽然就能动了，她用力闭一闭眼睛，伸手按了接听键——

是连环，连环在那头说：“怎么还不过来？”她总是这样，有点过分热心。但这时候夜久实在是很感激她，连声应道：“就来就来。”

连环说：“快点啊。”又叮嘱她，“路上小心。”

听得见嘈杂的背景声，那些同学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唱歌还是喝酒划拳，或者打牌？夜久摇摇头，她不敢再去看电脑，只凭感

觉摸索着键盘把电脑关了。

风从窗户外面吹进来，带着凛凛的寒意，对面楼房里有人亮了灯，灯光的影子淡淡的，夜久这才发现，原来房间里并不是漆黑……方才，想是做梦吧。

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敲钟的声音，一下，两下……七下，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报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。

夜久怔怔坐了一会儿，像是想到了些什么，但是脑子太乱了，记忆像飘浮的尘埃，就在眼前，却看不清摸不着。

想起连环还在蓝夜等着，她索性不想了，穿了大衣出门。

蓝夜酒吧在中山路最繁华的地方。夜久没有打车，准备步行过去，反正步行也只要二十分钟，就当是散步，她需要时间整理一下思绪。

因为雨早就停了，所以地也干了，但是天冷，晚上出来散步的人不多，多半是年轻人。路边有卖烧烤的摊子，摊子上零星地冒着火星，淡蓝色的烟袅袅地升起。一切都很安静，包括在橙黄色路灯下走路的人。

这条路她走过上千次。

读中学的时候，每天早上六点走这条路赶去上学，上完晚自习回来是晚上十点，广州的晚上十点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南城的晚上十点已经是万籁俱寂。遥想起那个时候，路灯下一个人的影子，怎样长了又短，短了又长。

明裳。

她轻轻念出这个名字，空气有点冷，夜雾聚起来，肉眼看得见的尘在路灯下一团一团地腾起，又消散，像是无数不甘心的灵魂，追逐生命里的温暖。可是那温暖便如同树梢的月亮，永远只是看上去触手可及。

她并不需要花很多的工夫就能想起明裳的面孔——标准瓜子脸，尖尖的下颌，皮肤微黄，眼睛很大，瞳人很黑，暗影憧憧，就好像吸收了过多的光影，折射出来，是极忧郁的夜色。高鼻梁，嘴唇稍厚，留一头长发，发质不好，到发梢就枯黄、开叉，上大学以后改剪了短发，看上去精神很多。明裳学的是舞蹈，长腿细腰自不必说，平日里举手投足，也比一般人好看一些。

夜久记得她走路时背挺得特别直，像随时戒备的刺猬。大学时候夜久常常在校园的小路上碰到她，她抱一沓书，或者戴着MP3在听，有时独来独往，有时身边有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，夜久老记不得男生的面容，所以老是疑惑明裳是不是又换男友了，但是始终不能确定，也不好开口问。

到毕业后，即便是鲜明如明裳这样的人物，也在记忆里渐渐褪色，渐渐印象模糊，渐渐为尘埃所湮没。

明裳在学校是风云人物，唱歌跳舞主持，样样都精通，晚会上穿个晚礼服出场能惊艳全校。她有过几件轰动全校的事情，但是都和夜久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她并没有向夜久说起过真相，对于她的事，夜久就和大学里任何一个同学一样，所知道的，不过是口口相传的八卦。

很少有人知道明裳来自南城这样一个小地方，夜久也绝口不提她们曾是同班同学。

这是根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：夜久是用功念书的好学生，学的是再枯燥不过的计算机专业，年年拿奖学金；而段明裳是全校瞩目的焦点。在学校里擦肩而过，也不过就是彼此抬头笑一笑，连话都很少说。

所以夜久并不知道明裳为什么找她，又为什么留下那个奇怪的QQ号。

无地自容——会是明裳吗？